

# 静宁文史大观

第四卷黄土记忆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静宁县委员会



敦煌文艺出版社



# 静宁文史大观

---

JINGNING WENSHI DAGUAN

## 第四卷 黄土记忆



# 目 录

## Contents

### 人文大观

◎ 旌幛 .....	003
◎ 碑铭 .....	006
◎ 匾对 .....	008
◎ 志乘 .....	011
◎ 诰敕 .....	014
◎ 金石 .....	016
◎ 著作 .....	019
◎ 优伶 .....	023
◎ 酬赛 .....	026
◎ 巫俗 .....	029
◎ 传闻 .....	031
◎ 堡寨 .....	036
◎ 名讳 .....	039

### 屏联焕彩

◎ 余湾王现瑶三周叙屏 .....	045
◎ 雷大中节湾王万世匾、联 .....	046
◎ 州城李怀妻寿序 .....	050
◎ 魏绪先寿序 .....	051

◎ 马中骥妻懿行序 .....	053
◎ 马画翁德行序 .....	054
◎ 刘曰晋七秩寿序 .....	055
◎ 刘曰恒懿行序 .....	056
◎ 党军门德行软匾 .....	057
◎ 贺党军门为令郎完婚软匾 .....	058
◎ 进士张文源父母双庆屏(之一) .....	059
◎ 进士张文源父母双庆屏(之二) .....	063
◎ 白文山夫妇追颂屏 .....	067
◎ 张价侯乔迁贺屏 .....	070
◎ 高虎臣七十荣庆寿屏 .....	071
◎ 刘希曾母六十寿序 .....	074
◎ 高鸿渐行述屏 .....	076

## 劫后碑石

◎ 明代四川乐至知县马应龙夫妇墓志铭 .....	083
◎ 明代定襄尹李廷儒墓志铭 .....	086
◎ 王梅墓志铭 .....	088
◎ 王延龄墓志铭 .....	089
◎ 王尚贤墓志铭 .....	090
◎ 韩藩新平县主墓志铭 .....	091
◎ 王瓚墓志铭 .....	092
◎ 王延龄墓表 .....	093
◎ 叶桂夫妇合葬墓志铭 .....	094
◎ 刘曰萃墓碑 .....	097
◎ 治平李贞一夫妇懿德叙 .....	098

- ◎ 党志振神道碑 .....099
- ◎ 甘肃震灾华洋救济会静宁县疏河记 .....099
- ◎ 补修静宁城垣碑记 .....100
- ◎ 杨芳林之母墓志铭 .....101
- ◎ 民国县长李尊青德政碑 .....103
- ◎ 李早勤墓志铭 .....104
- ◎ 石咀珍珠林碑 .....107

## 封诰荣宠

- ◎ 明武宗赐姚爵夫妇敕 .....111
- ◎ 明神宗赐王大才父母敕命 .....112
- ◎ 明神宗赐王大才夫妇敕命 .....112
- ◎ 清世宗雍正赐王悦祖父母敕命 .....113
- ◎ 清世宗雍正赐王悦父母敕命 .....114
- ◎ 清世宗雍正赐王悦夫妇敕命 .....114
- ◎ 清文宗咸丰赐王现珑夫妇从九品职衔敕命 .....115
- ◎ 清德宗光绪赐刘钧夫妇诰封 .....115

The background is a traditional Chinese ink wash landscape painting. It depicts a vast mountain range with various peaks and ridges, some covered in dense pine trees. In the foreground, a calm body of water reflects the mountains and the sky. The overall style is soft and atmospheric, with a muted color palette of greys, browns, and greens.

人文  
大观



## 旌 幛

旌幛,是铭旌和幛屏的统称,是中华礼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,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和广泛的社会基础。其中,铭旌专用于“白事”,即丧葬场合;幛则“红白”兼用,吊唁亡人时用的叫“挽幛”“幛子”,贺寿及三周禫典(禫音 dàn,古时丧家孝满除服的祭典)等喜庆场合用的习称“锦轴”“锦幛”或“幛屏”等等。

### 先说幛屏

幛为形声字,从巾,章声。巾,指丝麻织品。其本义为“旧时用布帛一幅上面题字,作为庆吊的礼物”。因寿幛、禫幛制作成四、六、八、十乃至十二扇屏的形式,故名之“屏”。幛从功用上分,有吊挽幛、庆寿幛和三周幛;从颜色分,挽幛为青蓝色,限于丧葬、周年祭时所用(静宁乡俗,一般两周年纸祭不举行或在至亲等小范围内举办);寿禫典为吉庆性质,故为亮丽的大红色。从书写内容与形式分,把自右至左横书四个擘窠大字的称“武幛”,小字竖写尊者“懿行”“行状”的称“文幛”。在现代人心目中,吊死问生不过是区区应酬小事,然而在旧时封建宗法社会,却是体现全宗族社会地位的风向标,红白事的规模,直接反映了主家的财富与威望,无论红白喜事,往往不惜一切代价,倾全家全族之力,要把事情办大、办体面。传说民国时期县城东郭某士绅过五十大寿,尽其铺张侈靡。街坊投其所好,凑两吊钱买一幅廉价字画,签上一二十人名字,蜂拥入席,大快朵颐。各色贺幛挂无处挂,以致磨坊、牲圈都满是“寿域宏开”“鹤龄添算”之类的横幅竖轴。然而历经多年的风雨之后,能够保存下来的实物也便成了“文物”,身价不菲。这些陈年老玩意儿,一方面反映了当时人们的观念、价值取向,同时也承载着大量的历史人文、传统礼俗等信息,成为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。

笔者所见,具有较高文学水平和书法品味的幛屏有:

一、清末进士张文源父张仁山(蔚丰)、李恭人“双庆寿序”屏两组,各十屏(其中一组缺一)。

张文源，字会廷，隆德沙塘页河子（原静宁辖地）人，光绪二十九年（1903）进士，授四川彰明知县。到任后轻徭减赋，劝课农桑，政声颇佳。宣统二年（1910），张文源迎养父母于任所，地方人士为其二老撰制锦幛祝寿。该屏品相完好，书法上乘，是不可多得的屏轴精品。

二、八品寿官高虎臣“七秩荣庆”十条屏和其子高鸿渐“行述”八扇屏。

高虎臣，字文炳，世居静宁高家湾，耕读传家，德崇望隆。此屏制于清宣统二年（1910），由高文炳门婿刘祖禹拜书，品相虽不及前者，书法功夫实有过之。高虎臣长子高鸿渐，品学兼优，曾为陇上大学问家慕寿祺先生私人家庭教师，是静中名师刘思恭之舅父。1949年，高鸿渐七旬晋二，其婿刘思恭联同堂兄刘宏烈、乡居耆老受庆龙、静中校长王尔全，制作了寿屏，以资纪念。此八屏撰者刘子安，书写者为德国留学生刘宏烈，其书法力透纸背，神采飞扬，显示了过人的艺术才华。该屏前八幅因经常张挂氧化，呈褐红色；后两幅色泽鲜红如新。

三、西关廩生白文山、待赠孺人李慈君懿德八扇屏。

该屏由静宁文案耆宿戴增益撰，地方书家李鼎芬书，珠联璧合，书意兼美。

然而，静宁家藏屏障最多者，当属余湾乡王家坪之王氏家族。据王坪《王氏家谱》记载，该家族自清咸丰十一年（1861）至公元1954年的93年中，举办过三周禫典及庆寿活动22次以上，收到各类文幛扇屏25种，武幛14条，贺联11对，牌匾1方。其数量规模闻所未闻，可谓空前绝后。其中规制最高者属咸丰十一年（1861）季冬的王氏三代始祖王现瑶的三周纪念屏。王现瑶字西池，号榆林，为普通岁贡生，在乡间教课生徒，终其一生。但他却是庄浪阳川世族、时任工部员外郎的王梦熊（笠渔）的亲外祖父，有王梦熊牵头奔走，王现瑶的禫典过得有声有色，风光无限。屏文的“拜撰者”为清代名臣梁瀚，头衔是“诰授光禄大夫、户部左侍郎兼管三库事务稽查右翼宗学、江苏提督学政”，二品大员；“拜阅者”五名，首名是“太子太保、工部尚书兼管顺天府尹事务”张祥河，官居一品；其他吴凤藻、上官煜、师长灼、康缙四人，均为“赐进士出身”，手握重柄；“拜述者”是外孙、“工部虞衡清吏司员外郎”王梦熊，官居五品。如此规格，就庄浪县静宁州平凉府也无人能享此殊荣！以后贺仪具衔者，有李早勤、李生香、刘庆笃、李克生、王尔黼、牛月樵、张廷选、王耿光诸人，若非社会贤达，便是地方名流。若果王氏家族的旧藏还在的话，将是一笔可观的风俗文

化遗产。

另，静宁《刘氏家谱·艺文拾遗》有《恭祝前清敕旌节孝刘太夫人六十寿序》，刘太夫人姓马，静宁通化街人，民初新疆军政大员刘希曾生母。刘马氏年未三十，丈夫不幸病逝，马氏含辛茹苦，尽孝舅姑，抚孤成立，曾得前清旌表。民国七年(1918)十月，值其六十寿辰，静宁刘氏族党，不远数千里，驰书新疆省长兼督军杨增新求写寿序。因刘希曾治新有功，夙得杨氏宠信，于是杨督欣然命笔，撰写寿屏，在表扬刘母的同时兼赞其子功劳，一举两得，皆大欢喜。此屏或许遗存新疆刘氏后裔手中。

### 再说铭旌

静宁乡俗，但凡长者去世，其女婿、外甥所持丧仪，通常是铭旌。铭旌材料为整幅七尺红绸，用金粉书写，其文字比外地流行的简略。其格式，男性一般为：

恭旌

大德望(大贤德) 谏 典型堪仰 ×公府君之灵柩

××大学毕业士×××鞠躬敬撰 ×年×月×日

女性格式为：

恭旌

大淑德(大闾范) 谏 孟母风范 ×府×慈君之灵柩

××大学毕业士×××鞠躬敬撰 ×年×月×日

所谓“旌”者，表扬彰显之义。“谏”者，叙述死者生平，表示哀悼(多用于上对下)：贱不谏贵，幼不谏长。所以制作铭旌必须先得“请衔”，即选定德隆望尊、学识渊博之人，持酒礼等物，登门求取“谏文”及签名。铭旌制成之后，悬挂于彩纸扎成的“宝盖”之下，出殡时走在送丧队伍前列，灵柩安放于墓穴之后，将铭旌铺放于棺材之上。此时切记要将具衔者签名取下带出，否则即被视为为亡人“陪葬”，日后“谢衔”时难以交代。铭旌正文，有些地方讲究“生旺死绝”一说，即正文最后一字要落在“生旺”上，而不能落在“死绝”上。静宁稍有不同，即文末一字可落在套语的“生、老”上，忌讳落在“病、死、苦”三字上。

笔者无法考究铭旌产于何时，只知苏轼有诗自嘲，曰“爱惜微官将底用，他年只好写铭旌”，可知其渊源久远。

## 碑 铭

碑铭有多种,这里专说墓碑和墓志铭。

墓碑竖立于亡人坟前,形制较小者亦称“墓表”,后来无甚差别。墓碑在当代墓葬习俗中仍是主流,兹不赘述。古时墓园入口处建有“神行之道”,谓之神道。当道竖碑,曰“神道碑”。神道碑较一般碑碣高大,有的建成石坊样式,正碑之上嵌有篆额,颂扬墓主功绩品德。静宁《刘氏家谱·世记》:曰萃公“歿后于本城西川另择癸山丁向茔安葬(距城五华里,茔旁立有石碑,人皆称刘家石碑茔云)”,此即刘曰萃神道碑。《刘氏家谱·艺文拾遗》又云:“三梅先生神道碑(咸丰四年岁次甲寅四月立,碑额曰‘斯文宝筏’)”。(碑文详见《静宁文史大观·第四卷·刘曰萃墓碑》)

静宁神道碑出土较少,刘氏家谱之所载,亦为不可多得的文字史料。

另一通现存神道碑为清武进士“党志振神道碑”。党志振,字鹭洲,威戎人,清光绪十二年(1886)武科进士,人称“党军门”。初为营守备,后随董福祥从征河湟,因功奏保奉旨记名提督,简放总兵,赏戴花翎,并誉为“勇巴图鲁”。宣统二年(1910)解甲归里,1921年春逝世,享年66岁。党氏族内公议,决定不惜钱财银两,打发人员赴京,向清皇室讨得一纸封诰,于党志振一周年纸期前,立碑纪念,以示永远。清室皇族此时仍住在宫内,党家后人恳求坚留宫中,为溥仪讲经授读的太傅陈宝琛,为党志振题写了“神道碑文”(碑文详见《静宁文史大观·第四卷·党志振神道碑》),鸠工刻造,于其一周年冥寿之际,树立墓园前之神道。

20世纪50年代后期,建筑精致的军门府毁于一旦,唯有这块石碑,因能作生产队打土坯的垫石而侥幸得以保存。该碑现被移至威石路北党家苹果园内,供人凭吊。就功用而言,墓碑与墓志铭基本一样,但墓碑高大,竖于地面;墓志铭体积较小,埋于地下。墓志铭有上下两片,总称“一合”。上片用小篆体刻写题目,通称“篆额”;下片记述墓主生平事迹的散文,称“志”,表达赞颂感情的韵文称“铭”。

保存墓志铭文字资料最多的当属“三槐堂”的《静宁王氏家谱》。王氏为静宁显族,自立谱始祖——明初王克明,到谱终的清乾隆初叶的十代人中,俊彦辈出,计有知县、代知县事五人,进士一人,镇总兵一人。这些人歿后,大多留有墓志铭。如嘉

靖静宁知州李必敷撰写的《处士府君墓志铭》；山东东昌府同知、郡人马相撰写的《介休府君墓志铭》；河南洧川知县、郡人毛淮撰写的《荥泽府君墓志铭》；四川广安州判、郡人江岳撰写的《新平县主墓志铭》；清乾隆知州王札撰写的《参政府君墓志铭》五通。光绪时期，王家又连出王源瀚、王曜南两位进士，其墓茔都在西岩寺山下，但都没有志铭之类。王源瀚主张薄葬，他在《临终口占》诗中明言：志铭文称诚何必，哭泣声哀亦枉然——说得再清楚不过了。

静宁出土的墓志铭，著名的有《明四川乐至知县马公配孺人方氏合葬墓志铭》《皇清诰授奉直大夫湖南道州知州芑林叶君暨淑配沙宜人墓志铭》和民国《李公早勤墓志铭》。

“马公”名应龙，字东溟，嘉靖朝任四川乐至知县，以养亲告归，歿后葬州城西岭之阳。1997年5月，县城北二环道路开拓施工时，马氏墓葬被推开，棺木漆黑发亮，完好无损。马氏族裔找人看守，但所托非人，是夜现场被毁，墓内文物劫掠一空，墓主骨骸填之沟壑！仅剩马应龙墓志及篆盖。该墓志上盖碎成数片，所幸下片基本完整，存县博物馆。

从拓片看，清道光朝勒石的叶桂夫妇合葬墓志铭品相十分完好。叶桂字芑林，其先人入关之汉军旗人，道光壬午（1882）进士，官至湖南道州知州。在任“挈讼师，痛绳之；讯冤狱，平反之，修书院、益膏火、课诗文、重品行，从此民风以靖，士习以端。”桂公歿后，妻沙氏悲甚，矢志捐躯。绝饮食积二十余日以歿，夫妇二人合葬于西岭之阳。此墓志制文者是“陇上二澍”之一的张澍。张澍，字百谿，武威人，著名文献学家，擅长舆地牒谱之学，撰写墓志，举重若轻。书丹者罗文俊，广东南海人，翰林院侍读学士。书法钟情米芾，书卷气极浓。墓志正文1865字，唐楷为柢，兼取米意，令人赞赏不置。篆盖者牛鉴，亦是武威人，道光重臣，中英《南京条约》签订者之一。此盖铁画银钩，圆转自如，是小篆铁线篆之佳构。张文、罗书、牛篆，珠联璧合，相互辉映——人们视此志为墓志文物中的珍品，诚不为过。

还有“极品”《李公早勤墓志铭》。

李早勤，名钟泮，静宁双岷乡人，人称“灶爷”。李早勤早年加入同盟会，民国成立后回乡致力地方教育，创办“云萃小学”。其子李世军，字汉三，民初加入孙中山改组后的国民党，宣传“联俄联共、扶助农工”政治主张。后历任国民党中央常务委

员、监察院监察委员、立法院立法委员等职，与国民党元老于右任交情甚厚。1948年元月，李早勤寿终，李世军请于老为其父撰、书了这篇墓志。对于该墓志，李世军曾有小文说明：“先生书法，开一代先河，为世所重者，志以标准草书精心书之，尤得意之作。尝自言：生平书碑繁多，惟此志及泾阳周石笙墓志，差较称意。”不惟这些，李氏墓志的篆盖者吴敬恒亦是国内顶尖级人物。吴敬恒，字稚晖，国民党元老，联合国“世界百年文化学术伟人”荣誉称号获得者，幼年即习大篆，是公认的篆书家，由他篆盖，等闲难遇。1958年，这块墓石被挖出。李世军之侄媳于黑夜冒险用小车运至自家小园，使其免于毁坏。“文革”结束后，李世军与陕西省博物馆联系，将墓志运置西安碑林安放，终于得到最好的归宿。

传奇不止于此——

人们常说“盖棺论定”，墓志更是如此，一般是人死后，由亲朋同窗或托名人撰写上石。但历史上不乏有生之年自撰墓志铭的事例，如唐代王绩、白居易，明代徐渭、张岱等人曾有“自撰墓志铭”或“自为墓志铭”。还是这个李世军，在世时曾请张思温先生为其预写了《石棺同穴志》。张思温，字玉如，甘肃临夏人，幼承庭训，家学渊源。20世纪40年代末曾供职于甘肃经济界，1949年后任地方政协委员、省文史馆副馆长。一生著作甚丰，且与李世军诗文往还，相知深厚，曾为《李世军文存》一书作序。李世军“文革”时得其三娶夫人甘雨湘尽心扶持，劝勉鼓励，得以渡过难关。甘氏竟先夫而逝，李世军念念不忘，八十二岁的那年，嘱托老友张思温写就“同穴志”，欲他日与甘夫人骨灰合窆。志文铭辞末句是“国家富强今日崇隆，瞑目归去兮愜素衷。”李世军与甘雨湘生则同榻，死则同穴，素衷愜意，自然瞑目矣。

## 匾 对

匾对，即匾额和对联，是中国独有的一种文化符号，是融汉语言、汉字书法、传统建筑、雕刻，绘画于一体，集思想性、艺术性于一身的综合艺术作品。广泛应用于牌坊寺庙、店铺民宅等建筑的显赫位置。木石制作的匾额，俗称“硬匾”，多用于公共场合；纸绸制作的叫“软匾”，多悬挂于居室厅堂，装饰性较强，对联亦是。乾隆《静宁州志·琐记》：“按《旧志》载，州治坊凡二十六，岁久悉倾，已无可考其存者。”可

以想见，元明时的静宁州何等繁华阜盛。有坊必有额，经过同治兵燹和“文革”，这些牌楼庙廊已荡然无存，只有极少数还残存在耄耋老人的记忆里。20世纪50年代末，静宁县城尚存木质牌坊三座，石雕牌坊一座。文庙（今一中址）大门东西二坊为斗拱飞檐的木构建筑，东边的一座两面分书“德配天地，道冠古今”；西边一座分书“删述六经，垂宪万世”。白底黑字，仪态万方，官民人等、入庠学子经过其下，景仰之情油然而生。中街“二天门”巷口为青石牌坊，坊额“极天蟠地”，语出《礼记·乐记》：“礼乐之极乎天而蟠乎地，行乎阴阳而通乎鬼神。”字体遒劲有力，气魄雄阔。此牌坊名“世科第坊”，勒马襄以下家世，乾隆五年（1740）知州杨国瓚立。现存文庙大门额“先师庙门”，据说是明代嘉靖迁庙学时派人从曲阜孔庙拓摹得来，原字系元代大书法家赵孟頫手笔。

匾额、楹联最多的是州城隍庙。

隍庙头门临街，为三间斗拱牌楼。正面大书“城隍庙”，背面“奠安社稷”。入正门甫十步是引廊中门，猛抬头，“你也来了”四个黑字触目惊心，有如当头棒喝。两边砖联：“好大胆敢来见我，快回头莫去害人。”穿砖廊，过乐楼，绕过玲珑精巧的“卯时楼”，在宽敞明亮的“卷棚”缓一口气，钟磬和鸣，香烟缭绕中，五间“隍爷”大殿矗立目前。大殿正中悬地方书法家穆禄天“均被仁威”大匾，左首赵为卿的“神目若电”，右首董淦泉的“者地难逃”，三匾书风各异，但互为轩轻，颇资观瞻。两旁明柱长联：“众口能铄金，虽一时颠倒是非，试问剑树刀山，轻易放谁过去？此间惟讲理，看千古循环果报，警告深奸巨蠹，等闲莫见我！”大殿之后的寝宫，小桥游廊，花木茂盛，是庭院式建筑，匾联造型各异，与环境浑然一体。

西街站院清真寺，始建于明代嘉靖时期，建筑精美，文物丰富，可惜大部建筑毁于“文革”，只有大殿因作了物资局的水泥仓库，侥幸存留。殿内为三进结构，悬匾十二方，现在所悬已非原匾。硕果仅存的是两道木刻楹联。一为蓝底金字，阳刻“太极弥纶，统动、植、飞、潜，奚非资生资始；皇恩浩荡，合东、西、南、朔，孰不来享来王”。另一联为黑底绿字：“八荒沐圣恩，愿卜世卜年，与天地同寿；六合歌王化，祈如山如阜，并日月共长”。联语对仗工稳，平仄合辙，刻工精到，书法上乘，是穆斯林文化的充分展现。

城南文屏山的庙院侧门有一副砖刻对联：“禅院有尘风为扫，山门不闭云自

封。”现在看来，此联并非佳构，到处可见。但初识字的我，觉得联语很贴合意境，故铭记至今。其他如东岳庙、紫极观、高台寺、准提庵、药王洞、万寿宫、山陕会馆的楹联，从人们的记忆中彻底消失了。

匾额中的馈赠、纪念匾往往因其特殊意义，文物价值较高。此类匾闻名的有三件。一是左宗棠亲书匾。清同治十年(1871)秋，左氏西进途中，驻节静宁，戎马倥偬之际，左公一行祭拜了东郭外三忠祠。祭后撰拟了《宋三忠庙丽牲石跋》，立碑纪念，同时手书“威宣戎索”大匾悬之于祠殿门楹，以旌先贤。此匾曾被尘封多年，现得以重见天日。二是一方感恩还愿匾，上款署“岁在壬戌仲夏上浣之吉”，下款“秦邑安维峻敬书”。匾文“聪明正直”，意为赞颂城隍耳聪目明，正直无私。壬戌是1922年，三年后，这位“陇上铁汉”就驾鹤西归了。该匾一度流落民间当床板用，现为博物馆藏品。三是清真寺“见义勇为”匾。1928年5月，西吉王富德围攻州城，北街站院回民挺身而出，掩护救助汉族群众，写下了一段患难与共、民族团结的佳话。事闻，当时冯玉祥的“五虎上将”之一，甘肃省政府主席刘郁芬欣然命笔，题写了此匾。这块静宁穆斯林群众十分珍惜的宝匾，目前下落不明。

静宁雷大乡中节湾王氏家藏有道光二十五年(1845)“李淑人”匾一方，咸丰“八房三世祖九旬二次恩荣”匾对一组，很有秦州牌匾工艺特色。淑人匾的拜撰者是“吏部拣选知县、借补环县训导”静宁州人王汝舟。王汝舟，字梦弼，道光举人，历主亦乐、阮陵书院讲席，“训迪生徒，以品学为重”，省通志有传。拜书者拔贡杨薰，历署州县学事，是书匾大家。署名字号者10家，亲友83人，历百七十年仍熠熠生辉，毫发毕现。匾中阴刻“淑慎堪仰”，不另涂颜色，但因深度到位，技法娴熟，立体感极强，近看字迹为凹，远观则凸，变幻多端。上方正中阳刻“祥云捧寿”图案，四角则缠枝莲纹，对称流畅。咸丰元年(1851)“恩荣”匾上刻“遐龄帝赉”，手法同前匾基本一样。同一寿庆中的一副实木对联，做成钟磬形，乌底红字。右联：祝哽祝噎之余，重膺恩荣两次；左联：杖国杖朝而外，再经甲乙一周。联语连用四个典故，雕法阴阳结合，技高语奇，代表了静宁匾联的最高水平。

地方匾对的书写大家，公认者有清乾隆朝拔贡赵为卿、光绪时董福祥幕僚董霖，当代则有有名中医戴履中。赵为卿，人称“赵贡爷”，书法奇崛苍劲，超凡脱俗。有关他的轶事，民间流传颇多。他曾为二天门巷口“灵官殿”撰联“华岳祥光摇陇甸，

崆峒瑞色入楼台”，为州城增色不少。传说当年左宗棠入城见到此联，认为静宁多出才子，非是等闲之地，招呼手下人等不可马虎造次。董霖，人称“董大师”，其书多见于家庭居室，书意醇厚隽永。时有蒙军旗人兰山道尹名联祥者，亦为有名书法家，平生所见书作无数。见到董字，赞不绝口，甘拜下风。存世“好古不求秦以下，游心时在物之初”对联，可为代表。名中医戴履中，秉承乃父戴和亭书风，大字榜书，无人能及。其书风率性而成，懒修边幅，不求工而工。其为威戎涌泉寺题写的“龙王池”三字，出于视觉平衡需要，“龙”“池”二字较小，“王”字拉长，处理得当，独具慧心。

## 志 乘

志书，以地区为主，综合记录该地自然和社会方面有关历史与现状的著作，又称地志或地方志。据西北史志大家张维的《陇右方志录》记载，静宁有志，始于元代，乾隆《甘肃通志·疆域》中即引有元《德顺州志》。明正德六年(1511)知州魏县郭钺修《静宁州志》。万历二十六年(1598)，知州大名刘默、清顺治十六年(1659)知州辽阳李民圣皆重修州志。以上诸志虽见于以后纂的州志记载，但均无传本。清康熙五十五年(1716)，由吴之珽编纂、知州黄廷钰修订的《静宁州志》(14卷4册)，其刻本尚存。乾隆十一年(1746)，知州王烜修成乾隆《静宁州志》(8卷4册)，刻本铅印本留存较多。以后嘉庆、道光百余年时间，国力积厚，不知因何原因，新修州志，付之阙如。咸丰、同治，狼烟遍起，社会动荡，地方官吏无暇自保，何谈修志？光绪朝三十多年，休养生息，号称“中兴”，出现修志的小高潮，许多州乘县志成于此时，而静宁再一次失却良机，空留遗憾……直到民国32年(1943)，静宁地方贤达受庆龙、王尔全、吴云卿等人发起编修《静宁县志》，草成官师、人物、选举、军事、艺文、杂记等6卷，终因种种原因而夭折，仅留下半部未竟稿。1984年10月，静宁县志编纂委员会成立，编写“新时期县志”工作起步。《静宁县志》正副主编魏柏树、王必成，顾问赵宗理、王令绪，六度春秋，三易其稿，终于告竣。自乾隆十一年(1746)“王烜志”付梓，到1993年“新县志”问世，两个半世纪的静宁历史呈现断层。《静宁县志》“历代职官表”一栏，乾隆知州王赐均后，嘉、道、咸三朝仅有张若龄、赵桂芳二人的名字，

同、光以后，才又恢复了正常。其他如疆域变革、赋役兵志、官师选举等等，了无蛛丝可寻。

以上县州志诸本，康熙《静宁州志》无疑是最佳的一部。而于“万历志”“顺治志”，“康熙志”的担纲者黄廷钰毫不客气地批评“故志二刻，既皆谬戾，又复缺失，补缀无从，爰取更张”，彻底否定。黄廷钰，字二如，一字淡园，奉天（今沈阳）人。康熙五十年（1711）任，于簿书杂务之中，立书院、修州志两事为要务。黄公慧性天成，诗文俱胜，“搭档”教习吴之珽，著有《襄武人物志》，擅长记传。二人志同道合，更兼静宁才俊江锭、马腾芳诸人鼎力相助，州志告成，剞劂之资，皆出黄牧俸禄。阅此志者，认为“类皆原原委委，缕晰条分”。三十年后，王烜续成“乾隆志”。张维按，“此志依据黄志义例，颇称简要”，但同时也指出了不少瑕疵。值得注意的是，“王志”对顺治间旧志没有完全否定，而是“借以考核人物，质证事实”，态度比较公允。至于民国间修志，系由地方人士发起，既缺必要的资金，又乏坚强后盾，中道销声，势所必然。即便如此，“民国志”填补了部分历史断档，为研究静宁文史者所看重。在号称“盛世修志”的背景下，静宁县委县政府组成了强大的写作班子，倾全县之力，修成洋洋八十万言的《静宁县志》。由于科技进步，这部志书图文清晰，装帧精美，内容面面俱到，胪列齐整。难得的是，此志对一些“问题人物”，也给予一定篇幅介绍，如民国县长王汉杰的种树兴学等善举得到正面肯定。再如李早勤，县志在充分肯定其举创云萃小学功绩的同时，对其酷虐乡邻的事实亦予以揭露，秉笔直书，不“为尊者讳”。然而，现代修志有一个通病，就是结体雷同、缺乏个性，除了数字不同，其他体例构件如出一辙。

家乘即家谱，一名家牒。许多家谱族谱的开头有“家之有谱，犹国之有史”，可见家谱和史志有同样性质，只不过范围小大不同而已。宗法礼俗风气甚浓的静宁，族谱家谱十分普遍。殷实之家，由本族才学出众者或聘当地名士撰写，然后出重金付梓印刷或抄录数份，分送族属。贫穷之户，新立支派，也要花钱制作“神案”，填写祖宗灵位顺序，重大节令、忌日请出，祭祀拜奠。城乡谱乘，嗣经同治、“文革”，烬余无几。近年来文教局原局长段吉昌先生矢志谱牒搜集整理，使多部残谱得以重见天日，使我们有幸一睹这些遗珍的真容。静宁现存最早的家乘，应是成书于明万历四十年（1612）的《翟氏家谱》（始修家谱有更早于此者，但存世的是后世续修本）。